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海底两万里

原著 儒勒·凡尔纳
改写 涓 涓



前言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海底两万里

原著 儒勒·凡尔纳

改写 涓涓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法)凡尔纳(verne,J.)著;涓涓改写.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海…

II. ①凡… ②涓…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现代

IV. 1565.4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8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葛 兰
编 委：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陈永民 傅 雷 著
雷 雷 译

上海出版界五洲

前言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90 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学生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 13 位代表人物的近 25 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 15 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 35 册。全套共 50 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12)
第四章	(21)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4)
第七章	(47)
第八章	(62)
第九章	(73)
第十章	(83)
第十一章	(92)
第十二章	(98)

们怀疑过是否存在的“大海怪”、“特大鲸鱼”成为变幻莫测的小岛、暗礁。

3月5日，库拉维安号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海面时，撞上一座没有在任何海图上标明的暗礁。当时船身只感到轻微震动，直到船靠岸后到船坞检查时才发

海底两万里

第一章

大海怪——独角鲸——神秘的海麒麟

1866年7月20日，希金逊总督号的巴克船长说，在澳大利亚海岸边9公里处见到一游动的巨物，喷出两道45米高的水柱；

15天后，在8000公里远的大西洋海面上，两艘船同时也在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0分处遇到这个“大怪物”。两船同时观察的结果为，这怪物至少长106米，比这两条船长度相加还要多6米。当时人们见过的世界上最大鲸鱼的体长也不过60米，这难道是新发现的特大鲸鱼？

这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各报刊竞相刊登新闻，或评论或嘲讽；学术界为此事形成两派，各执己见，争论达半年之久。

1867年初，一系列新的发现，使学术争论再次升级。人们怀疑过是否存在的“大海怪”、“特大鲸鱼”成为变幻莫测的小岛、暗礁。

3月5日，库拉维安号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海面时，撞上一座没有在任何海图上标明的暗礁。当时船身只感到轻微震动，直到船靠岸后到船坞检查时才发

现船底龙骨折断了一部分。

4月13日，英国最大船主苟纳尔的最好的邮船斯各脱亚号航行到北纬45度37分、西经15度12分海面时，船左后方被撞了一下，有船员上来喊：

“不好了，船进水了，船要沉！”

乘客们顿时慌乱起来。船长安德森稳住乘客，下去检查了船底，发现确实已部分漏水，但因有防水隔板，水并未浸到轮机；潜水员下水检查时发现船底左侧被撞开一个两米多长的大三角口无法堵住。斯各脱亚号减慢速度缓缓航行，到达克利亚岬时船期误了3天。苟纳尔先生拥有12艘世界上头等宽大的快船，几十年来从未误过任何航次！这件怪事使利物浦人们都为此惶惶不安。

在船坞架起船身，发现吃水线以下2米处被撞开一个十分整齐的等边三角形的裂口，显然，这怪物能迅速地以惊人的力量撞坏4厘米厚的钢板，还能迅速后退逃走。

此事又一次大大轰动了舆论界。关注世界航海业的人们都很焦虑，认为五大洲之间的航海事业出了问题，海上交通发生了危机。由于发现了这大海怪或特大鲸鱼而使海上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

当时，每年因海上事故而损失船只约3000艘，其中因下落不明而失踪船只约200艘。人们断定这都是由于出现了大海怪而造成的。于是航海界一致坚决要求联合起来，不惜一切代价清除这条海上可怕的大鲸鱼或其它什么怪物。

这时，我身为法国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副教授，由政府派往美国内布拉斯加洲进行了半年的科学考察，满载珍贵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回到纽约，准备短期逗留一个月后回

巴黎。

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两册《海底的神秘》著作。该书倍受世界学术界赏识，所以我刚到纽约，就有很多人来约我对最近的一系列海上发现发表高见。《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新闻说“已约请巴黎著名的教授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对此问题发表权威性意见”。我无法沉默。为保全教授的面子，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资料丰富的文章来论证这“大怪物”是可能存在的。我认为这是一只长着钢铁般坚硬的巨大冲角的大海怪或是独角鲸；是一只具有战舰般重量和巨大动力的海麒麟。

我此番言论使一向随便的美国人觉得十分可爱。但争论的结果是一致的——齐心协力清除这个海上怪物。

第二章

林肯号——远征队——冒险行动

受世界航海界委托，北美合众国在纽约制造了一艘装有钢铁冲角的大马力二级战舰，命名为林肯号，并任命海军司令法拉古为该舰舰长。此舰随时待发，只等有什么船只报告在什么地方发现大海怪。

7月2日，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开往中国上海的唐比葛号报告说，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他们三周前曾遇到过这“大怪物”。

于是，林肯号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升火解缆了。

此时，我收到美国海军部长赫伯逊的信函，郑重邀请我代表法国参加林肯号远征队。我立刻忘掉了半年多的劳累，准备舍弃一切参加林肯号远征。我真希望亲自捉住这大海怪，取

下它长达半米的牙戟作为战利品充实我的自然博物馆。

“康塞尔!”我边读信,边大叫。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出生于佛兰蒙,30岁。此人是个热心人,循规蹈矩,心灵手巧。“康塞尔”意为“劝告”,但他对我忠心耿耿,一贯顺从。十几年来,他伴随我去过刚果、中国……去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他对生物学分类极为精通,能从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一直数到最后一个类别。他身体健康、肌肉结实,从不生病也不神精质,处事十分冷静。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讲礼貌,甚至对我讲话也都是用第三人称“先生”。

“康塞尔!”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又叫他,“赶快准备,把所有旅行用具都带齐,我们两小时后出发!”

“随先生的便!”他安静地回答,“只是,先生的标本怎么带?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大马、大蛇和其它的骨骼也带吗?还有那头活野猪……”

“这些都不带,”我说,“暂时把它们寄放在旅馆里。留下些钱,托人喂养那野猪,再找人把标本带回巴黎。我们准备出发吧。”

“先生不是回巴黎?”

“当然……回的,”我含糊地回答,“不过绕个弯吧。我们搭林肯号,不过是为了那怪物,应当把它除掉。当然这次旅行……也是很危险的任务。我不想瞒你。也许这是有去无回的最后一次旅行?”

“只要先生觉得合适。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安然地回答,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一刻钟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切。

在接信后三个小时，我们乘马车从纽约第五号路旅馆赶到林肯号停泊的布洛克林码头。立刻有人将我们的行李搬上船。我在船尾见到了法拉古司令。他领我到军官餐厅对面给我预备的舱房。

码头上挤满了好奇的人群，他们挥动着手帕和帽子欢呼，向林肯号致意。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法拉古舰长庄严地发布了开船的命令。

当航出赫纳德森河口时，新泽西海岸炮台鸣礼炮向林肯号致意，护送林肯号的渡轮和汽艇直到有两道灯光标明纽约航路出口的灯船附近才离去。下午3点，林肯号沿长岛低低的黄色海岸行驶，到晚上8点，舰船驶入大西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迎着滚滚波涛飞速航行。

法拉古舰长是林肯号的灵魂，他坚信海上有这怪物并发誓要消灭它。林肯号装有高压蒸汽机，可以使航速达每小时18.3海里。船上配备各种打巨大鲸鱼的装备。从手投鱼叉、鸟枪开花弹到用炮发射的铁箭，各类武器应有尽有。前甲板装有一架后膛炮。这种炮炮身重，炮口窄，可发射重4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达16公里之远。但种种武器之上，最棒的还是船长专门请来的鱼叉手之王尼德·兰。

尼德·兰是加拿大最优秀的著名鱼叉手。他生于魁北克，年约40岁，与我年龄相仿。他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神气庄严，少言寡语、脾气暴躁，一双炯炯有神的睛眼使人想起猎鹰。由于他生于法语区，对我这个法国人特有好感，常常用法语向我谈及他的故乡，谈到他在北极海中的冒险、谈到他打鱼的故事。尼德·兰大胆机智、本领高强，没有什么鲸鱼能逃过他的鱼叉。但他却绝不相信海里有什么海麒麟或独角

鲸，他也从来不谈这件事。

法拉古船长宣布，无论谁先发现并报告海怪消息，都可得到 2000 美元奖金。这一来，海员们个个争着到桅顶横木上去值班了望；全体船员甚至包括我在内，每天天一亮就挤在船桅边瞪大双眼仔细观察船四周的海面，直到头昏眼花，黑夜降临。林肯号简直可称之为“多眼号”了。

6 月 30 日，我们航行至马露因海面上遇到美国捕鲸船孟禄号，他们说没有看见什么大海怪，只发现了鲸鱼。听说鱼叉手之王在我们船上，孟禄号船长赶忙请尼德·兰到捕鲸船上去显显身手。经法拉古舰长同意，尼德·兰去到捕鲸船上。片刻功夫，他连投两叉，鱼叉直刺鲸鱼心脏，连捕到两条鲸鱼。这可使我们的朋友尼德·兰大出风头。

林肯号快速沿美洲南海岸行驶。7 月 3 日到麦哲伦峡口，7 月 6 日绕过合恩角朝西北驶去。明天，战舰将驶入太平洋。

大家坚持仔细观察海面，有好几次鲸鱼在水面露出背脊，都令我们激动不已。大家心跳不止，直看得两眼昏花。林肯号一次次冲向目标，才发现不过是条很平常的大头鲸或长须鲸，又在人们咒骂声中消失了。如此反复折腾，搞得人人精疲力尽。

7 月 20 日，南回归线正交在 105 度。27 日，我们穿过西经 110 度线上的赤道线，战舰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在东经 132 度越过北回归线，驶向中国海。

现在快接近这怪物曾出现的区域了。这使全体船员个个精神紧张，甚至有些神经质。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这样，林肯号继续航行了三个月。它不惜一切跑遍了太平洋北部所有海面，但一无所获。什么巨大的独角鲸、潜

在水中的无名岛、沉没的破船、飞驶而去的暗礁等等，任何神秘之物也没有发现！

人们由激动、紧张到失望而恼怒。因为过度劳累，大家都想美餐一顿，好好睡上几天；水手们开始想家，纷纷要求法拉古舰长返航。

11月2日，法拉古舰长宣布，最后再搜寻三天。如果三天之内再没有发现这怪物，林肯号就返航。这一来又激起船员们的热情。大家都想在这最后三天里再看看海洋，以此作为这次徒劳远征的纪念。当然还很希望能碰到这只独角鲸并杀掉它。

11月4日，船航行至北纬31度15分、东经136度42分离日本海岸370公里处。我和康塞尔站在船右舷围板旁，看船员们爬在缆索绳梯上细心观察渐渐沉黑的天边。上弦新月在片片云朵中时隐时现，海浪在船后静静地舒展。

“喂，康塞尔，”我对这老实人说，“好好盯着海面观察，这可是最后的一次获得2000美元的好机会了。再看不见什么，明天就该返航了。”

“先生，”他仍这样平静，“我从不想去获得这笔奖金。只是如果不是搭乘林肯号，先生早在6个月前就已经回到巴黎了。先生采集的那么多珍贵的标本以及那头活野猪早该吸引无数人到博物馆参观了。”

“是啊，说的对，康塞尔。”我不无遗憾地说，“我还在想，等我们两手空空回到巴黎时，一定会被人嘲笑了。独角鲸？海麒麟？哈！”

“可不是，”康塞尔安然地说，“先生，不知该不该说，象先生这样有名望的著名学者，决不该冒昧从事……”

刚说到这儿，突然听见尼德·兰大喊：

“看哪！我看到了这个家伙，它斜对着我们呢！”

船上所有的人都朝鱼叉手跑去。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色已暗，但在离林肯号右舷约370米处，海面被水下发出的强光照得通亮。这光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形。这片神秘的光在移动，先向前，又向后，它向林肯号冲来了。

船上的人们惊呼起来。

“都闭嘴！别出声！”法拉古舰长说，“让船迎着风，把住舵！开倒车！”他下着命令。

林肯号躲开那发光的中心，接着向左前方开去。但那神秘物比林肯号速度还快，紧紧向我们逼过来。

我们真害怕了，惊呆了！恐惧使我们静默不动。这怪物开玩笑似地绕着林肯号转，把战舰围在它神秘的电光网中。一会儿，它以惊人之速冲过来，在贴近船边时又猝然停住并熄灭亮光；一会儿又从战舰的另一边出现了。林肯号只有招架之力，哪有追杀之功？法拉古舰长神色慌张，用手使劲捻着他浓浓的胡须。

“只能等到天亮，”舰长对我说，“这一定是那种带电的独角鲸！要等天亮才好对付它！”

“也许我们根本不能接近它，它象能放电的电鳗鱼或水雷。”我说。

“正因如此，我才必须格外小心。”法拉古舰长皱着眉头说。紧张，甚至有些神经质，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怪物的恶作剧一直延续到半夜。大家忘记了睡眠，盯着这时隐时现、时亮时暗的怪物。紧张而害怕它发着奇怪亮

光出现；又担心它逃掉。半夜时分，传来了它震耳欲聋的吼声，这吼声比世界上最大的鲸鱼喷水声不知要大多少倍。

“等天亮看我怎么对付它！”尼德·兰充满信心，“这肯定是条大鲸鱼。等船离它再近些，我就能叉住它。”

天濛濛亮时，这怪物在离林肯号5海里处发出了强光。我们清楚地听见它尾巴搅水的声音和它用力呼吸的喘息声。

林肯号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打鱼器械都摆在船栏边。二副装好了射程为2公里的鱼叉短铳和能打开花弹的长枪。尼德·兰则在认真地磨他的鱼叉。

8点钟，海面上团团浓雾渐渐消失，天亮了。

“看！那怪物！”又是尼德·兰发现了目标。大家顺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船舷后边2公里处，海面上露出高一米多又黑又长的躯体，看上去有80米长。这怪物的尾巴强有力地搅着水，泛起雪白的耀眼的长长的巨大的水纹。它大吼着从鼻孔喷出40米高的水柱。我断定这是属于脊柱动物门、哺乳纲、单一豚鱼亚纲、鱼类、鲸鱼目……我正在心里激动地为这怪物分类，只听法拉古舰长大喊：

“加大马力，全力追击！”林肯号喷着浓浓的黑烟向怪物猛冲。这怪物显然毫不在意，仅略略避开，保持距离。林肯号始终追不上它。

法拉古舰长烦躁地扯着下巴上那一撮浓须。

“尼德·兰！”他大喊，“该看你的了！要不要放小船下海？”

“别急，”尼德·兰答道，“再加大马力追近些，我会找机会叉住这怪物！”他说着，手握鱼叉爬到船头前桅绳梯上。

“就听你的。加大马力！追上去！”林肯号在法拉古舰长指挥下航速已达每小时18.5海里，追了一小时还没有追上。

它。船长又命令加煤生火，船速达每小时 19.3 海里。眼看就要追上怪物了！尼德·兰正欲投出鱼叉时，怪物又逃开了。还开玩笑似地绕林肯号一周。气得船员们大喊大叫。半天过去了，追捕怪物毫无进展。

“用炮轰！”法拉古舰长怒气冲天地下令，“谁能打中它就奖励 500 美元！”

几名炮手轮番开炮，都打不中。船上最有经验的老炮手充满自信地瞄了很久，轰地一声炮响，炮弹击中了那怪物，但又从它圆圆的身体上滑落到海中。老炮手暴跳如雷：

“难道这家伙长着城墙那么厚的铁甲？！混蛋东西！”

“追！给我追！哪怕追到林肯号爆炸！”法拉古舰长愤怒无比，一手叉腰，一手挥着老拳怒吼着。

我们只盼着把这怪物追得精疲力竭时捕获它。直到天黑，林肯号足足跑了 600 公里，真是已经精疲力尽了，这怪物还是若即若离，没显出一丝倦意。直到晚上 10 点多钟，我们又看不到目标了。

正当我们以为这次倒楣的追捕将要遗憾地结束时，强烈的亮光又在远处亮了起来。这怪物没有绕圈，也没有逃走，仿佛就停在那里随波漂荡。

“也许它也真的累了。”我心中暗想。

林肯号小心地悄无声息地前进。当船驶到离怪物 20 米左右的地方时，尼德·兰扬臂投出了鱼叉。只听“咣”的一声，鱼叉碰到坚硬的躯壳后滑落水中。

亮光突然熄灭。怪物发怒了，它狠狠地猛撞林肯号。我没站稳，猛然被抛到海里。幸亏我会游泳，从 20 米深的海水中浮出水面。只见黑沉沉的夜幕中，远处一大块黑黑的东西